

九龙

NINE

DRAGONS

(美) 迈克尔·康奈利 著

陶娟 译



MICHAEL CONNELLY

MICHAEL CONNELLY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九龙

Nine Dragons

(美) 迈克尔·康奈利 著
陶娟 译



NINE DRAGONS by Michael Connelly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龙 / (美) 康奈利著；陶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133-2064-1

I . ①九… II . ①康… ②陶… III .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6344 号



九龙

(美) 迈克尔·康奈利 著 陶娟 译

责任编辑：王欢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周伟伟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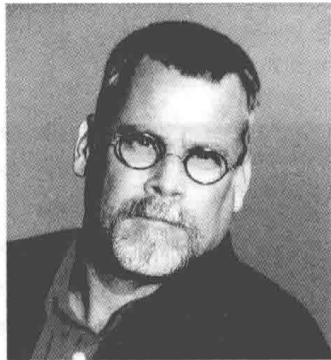
字 数：186千字

版 次：2016年4月第一版 2016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064-1

定 价：3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迈克尔·康奈利 Michael Connelly (1957-)

迈克尔·康奈利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摇滚巨星米克·贾格尔等人最喜欢的推理小说家，他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警探小说作家。他的小说迄今为止销售了 700 万册，被翻译成 31 种文字，并年年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惊悚小说大师斯蒂芬·金非常赏识康奈利的作品，还特为他的《诗人》一书作序。

自出道以来，康奈利获奖无数，其中包括爱伦·坡奖、安东尼奖、尼罗·伍尔美奖、夏姆斯奖、马耳他之鹰奖，以及法国的 .38Caliber、Grand Prix 及意大利的 Premio Bancarella 等奖项。他还曾担任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 (MWA) 主席一职。

迈克尔·康奈利从事小说创作之前，在《洛杉矶时报》担任犯罪新闻记者，丰富的体验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92 年康奈利创作了以洛杉矶警探哈里·博斯为主角的小说《黑色回声》，获得当年爱伦·坡奖的最佳处女作奖。截止 2006 年，他一共写了十一部“哈里·博斯系列”小说，为洛杉矶市创造了一个保护者的形象。

除“哈里·博斯系列”外，康奈利还有《诗人》、《血型拼图》等作品，也同样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目前康奈利和他的家人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迈克尔·康奈利小说年表

- 1992 The Black Echo Harry Bosch
1993 The Black Ice Harry Bosch
1994 The Concrete Blonde Harry Bosch
1995 The Last Coyote Harry Bosch
1996 The Poet Jack McEvoy
1997 Trunk Music Harry Bosch
1998 Blood Work Terry McCaleb
1999 Angels Flight Harry Bosch
2000 Void Moon Cassie Black
2001 A Darkness More Than Night Terry McCaleb, Harry Bosch
2002 City of Bones Harry Bosch
2002 Chasing the Dime Henry Pierce
2003 Lost Light Harry Bosch
2004 The Narrows Harry Bosch
2005 The Closers Harry Bosch
2005 The Lincoln Lawyer Mickey Haller
2006 Echo Park Harry Bosch
2007 The Overlook Harry Bosch
2008 The Brass Verdict Mickey Haller
2009 The Scarecrow Jack McEvoy
2009 Nine Dragons Harry Bosch
2010 The Reversal Mickey Haller
2011 The Fifth Witness Mickey Haller
2011 The Drop Harry Bosch
2012 The Black Box Harry Bosch
2013 The Gods of Guilt Mickey Haller
2014 The Burning Room Harry Bosch
2015 The Crossing Harry Bosch

目 录

1	第一部 特别重案组
187	第二部 一天三十九小时
317	第三部 保护和效力

第一部 特別重案组 ——



1

哈里·博斯的目光穿过狭长的过道，望着他搭档的小隔间，看着他例行公事地收拾桌子——把一堆文件夹竖起来排放在桌角，又把中间抽屉里的文件清理出来，最后还把清洗干净的咖啡杯放进一个抽屉里。博斯看了一下手表，才三点四十分。好像每天伊格纳西奥·费拉斯进行例行收拾的时间都比前一天早一两分钟。今天才星期二，周末刚过了劳动节，这周本来就短，他已经准备要早走了。这种固定模式总是被他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启动，那边是一个妻子带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和一对刚出世的双胞胎等着他。她看时钟的方式就像一个糖果店的老板盯着店里那些胖乎乎的孩子一样。她需要休息，需要她的丈夫回家接替她一下。即使是和他的搭档隔着个过道，隔着新分队办公室小隔间四英尺厚的隔音墙，博斯都能听到他俩的对话。通常都是这样开始的：“你什么时候回家啊？”

这整个过程的最后程序就是，费拉斯望着博斯。

“哈里，我走了，”他说，“赶在堵车之前。今天有很多找我的电话，但他们都有我的手机号码，不需要在这儿等。”

费拉斯边说话边揉着自己的左肩。这也是一个固定模式，是他在无言地提醒博斯几年前他中了一枪，理应早点儿走的。

博斯只是点点头。问题并不真的在于他的搭档是否早下班或者理应得到什么，而是在于对侦破凶杀案这一使命的承担，在于当他们最终收到下一个出勤命令的时候他是否还能承担。在回到中队报到之前，费拉斯经过了九个月的物理治疗和康复训练。然而从那一年开始，他办案子便开始有些不太情愿，这让博斯慢慢失去了耐心。他不积极参与，博斯也厌倦了对他的等待。

他也厌倦了等待一起新的谋杀案。从他们结束上一个案子起已经有四个星期了，天气正好进入了夏末的余热中。就像确信圣安娜季风^①会从山口吹进来一样，博斯知道一起新的谋杀案也将要临近了。

费拉斯站起身来锁上办公桌抽屉，从椅背上取下自己的外套。这时博斯看到拉里·甘德尔从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出来，朝他俩走来。一个月前，抢劫凶案部开始从破旧不堪的帕克中心搬到警察局新行政大楼。作为中队里的老资格成员，博斯被赋予了第一个选办公室隔间的权利。大部分的三级警探都选了面对窗户、朝向市政厅的隔间，而博斯却选了相反的一个。他让他的搭档选了靠窗的一间，而自己则选了能够观察到整个中队办公室的一间。现在，他看到队长走过来，本能地知道他的搭档不能早回家了。

甘德尔手里拿着一张从便签簿上撕下来的纸，脚步里流露出急促的情绪。博斯知道等待结束，出勤通知来了。他站了起来。

“博斯和费拉斯，你们俩有事情做了，”甘德尔走近他们，说道，“需要你们处理一件从南局来的案子。”

博斯看到他搭档的肩膀一下耷拉下来。他假装没看到，伸手去拿甘德尔手里的那张纸。他看看纸上的地址，南诺曼底。他以前去过。

^①圣安娜季风，热带风暴。在秋冬季影响南加州沿海，再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所到之处，气候极为干燥。

“是一家卖酒的商店，”甘德尔说，“一名男子倒在柜台后面，巡警找到一名证人。我就知道这些。你们俩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博斯抢在他的搭档开始抱怨之前说道。

但这话并没有起作用。

“队长，我们是特别重案组，”费拉斯边说边转过身指着中队办公室门上嵌着的野猪头，“干吗要我们去处理发生在酒品店的抢劫案？这就是一个寻常的案子，在午夜之前，南区的人自己就可以解决了——或者至少他们会找到枪手是谁。”

费拉斯说得基本正确。特别重案组是专门处理复杂难解案子的。这是一个由精英组成的中队，他们追踪棘手案子的那种坚持不懈的劲头，就像野猪在烂泥地里翻找松露一样。一起发生在黑社会团伙出没地区的酒品店持枪抢劫案，根本不够资格交给特别重案组。

甘德尔摊开双手表示他一点儿也不同情他们。他的秃顶和寡言让他成为一个绝好的行政长官。

“上周的员工会议上我告诉过你们，这周南区要归属到我们这里。他们现在只剩下几个骨干人员，十四号以前其他人都去刑案学校培训了。周末他们手头有三个案子，今天早上又有一个。他们的骨干人员都不在。你们得上，这件抢劫案是你们的了。就这样。还有问题吗？巡警还带着一名证人守在那里呢。”

“我们没问题，头儿。”博斯说着，结束了对话。

“那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甘德尔转身回自己的办公室。博斯从椅背上扯下自己的外套穿上，再打开办公桌中间的抽屉。他从身后的口袋里掏出皮质笔记本，换了本新的内芯。新案子，新内芯——这是他的惯例。他看了看笔记本翻页上镶嵌的警探盾徽，再把本子放回到后袋中。其实，他并不

在乎这是哪种类型的，他只想要个案子。这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一旦缺乏实践，你就会失去优势。博斯可不想这样。

费拉斯双手放在臀部站了起来，看着墙上市告栏上面的时钟。

“妈的，”费拉斯说道，“每次都这样。”

“‘每次’是什么意思？”博斯说，“我们已经一个月没有案子了。”

“哦，好吧，我只是这样说说。”

“嗯，如果你不想处理谋杀案，有偷车案可以让人朝九晚五上班处理。”

“嗯，是。”

“那好，我们走。”

博斯从隔间出来跨进走廊，向门口走去。费拉斯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这个坏消息。在走出中队办公室的路上，两个人都上前轻轻拍了拍门上面野猪扁平的鼻子，以求好运。

2

在去南洛杉矶的路上，博斯根本不需要数落费拉斯。开车的时候保持缄默已经说明问题了。他那个年轻的搭档感受到沉默带来的压力，变得有点怯弱，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开口说话了。

“我快要疯了。”他说。

“什么意思？”博斯问道。

“我的那对双胞胎。要干的活儿太多了，还哭个没完。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个醒了，另一个也跟着醒了，然后把最大的也吵醒了。谁都没法睡，我太太都……”

“怎么了？”

“我不知道，要疯了吧。不停地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等我回家就轮到我来照顾孩子们，根本没有休息的时候。每天都是工作、孩子、工作、孩子、工作、孩子。”

“怎么不找个保姆？”

“请不起保姆。事情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我们甚至都没有时间去挣加班费。”

博斯不知道要说什么。他的女儿玛德琳，十三岁刚过一个月，在离他近一万英里之外。他从来没有直接参与过抚养她长大的过程。

一年里，他有四个星期陪着她——两个星期在香港，还有两个星期在洛杉矶——就这么。对一个有三个孩子，其中还有一对双胞胎的全天候爸爸，他能提供什么建议呢？

“你瞧，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他开口道，“你知道是我让你回来的。我将尽力做好我能做的。但是——”

“我知道，哈里。我已经很感激了。只不过这是有双胞胎的第一年，你知道的。等他们长大一点，就会轻松很多了。”

“嗯，但是我想说的也许不仅仅是双胞胎的原因。或许是你的，伊格纳西奥。”

“我？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或许是你的原因。也许是回来得太快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费拉斯憋了一肚子的火，没有回答。

“嗨，有时候是这样的，”博斯说道，“你中了一枪，你会想可能还会被击中。”

“听着，哈里，我不知道你在胡扯什么，但是我没事。我很好。我只是缺乏睡眠，且一直都他妈的筋疲力尽，跟不上节拍，那都是因为从我进家门的那一刻我老婆就牵着我的鼻子走，行了吧？”

“你怎么说都行，伙计。”

“是的，伙计。怎么说都行。相信我，我已经受够了她。我可不需要从你那儿也受点什么。”

博斯点点头，说得够多的了。他知道什么时候适可而止。

甘德尔给他们的地址在南诺曼底大街的第七十街区，离臭名昭著的弗洛伦斯和诺曼底街角只隔几个街区。那个街角在一九九二年

暴动^①中是几个最可怕的场景发生地，直升飞机航拍直播和新闻广播在世界范围内报道了这一件事。对很多人来说，它已经成为洛杉矶永恒的形象了。

然而博斯很快意识到，出于另外一场暴动中另外的原因，他是知道这个地区和他们要去的那家酒品店的。

福来酒品店已经被黄色的现场警戒带围了起来。少数几个围观者聚集在周围。其实，在这个地区发生谋杀案不太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这里的人们都见过谋杀案——见过很多次了。博斯把轿车停在三辆巡逻车的中间，走到车行李箱取出自己的公文包，锁上车走到警戒带那里。

博斯和费拉斯向一名拿着现场出入登记单的巡警报上了各自的姓名和警号，从警戒带下钻了过去。当他们走向店门口时，博斯把手伸进夹克的右边口袋，掏出一盒火柴。火柴盒已经破旧，前页上印着“福来酒品店”和他们面前那座黄色小楼的地址。他用拇指翻开册页。里面的火柴只用了一根，内页上是伴随着每一盒火柴的祝福：

在内心找到安宁的人才真的快乐

十多年了，博斯一直带着这盒火柴。并不是为了什么好运，而是他真的相信这句话。这都是因为那根少了的火柴和那根火柴提醒他的事情。

^①一九九二年洛杉矶暴动（1992 Los Angeles riots），指一九九二年于美国加州南部大城洛杉矶市爆发的一系列动乱，导火线为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当地陪审团宣判四名被控“使用过当武力”的警察无罪释放，导致上千名对此裁决不满的非裔与拉丁裔上街抗议，最终引发一连串暴动。根据事后统计，整起内乱造成各方约十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并有约五十三人于暴动中死亡，数千人受伤，震惊全球。

“哈里，怎么了？”费拉斯问。

博斯这才发现自己停在去酒品店的路上。

“没什么，这地方我以前来过。”

“什么时候？为了一宗案子？”

“类似，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们进去吧。”

博斯越过他的搭档，走进酒品店敞开的前门。

几个巡警和一名警官站在店里。整个商店狭而长，形状像一把猎枪，宽度足以达到货架间留有三个走道。博斯能从中间的走道一直望到后面的门厅。后门打开着，通往店铺后面的停车区。冰镇饮品柜在左侧走道沿墙摆放，一直延伸到店铺的后面。烈酒类在右侧走道。中间走道里，红葡萄酒类在右边，白葡萄酒类在左边。

博斯看到还有两名巡警在后面的门厅，估计是在看守门后房间里的证人，那个房间似乎是个储藏室或是办公室。他把公文包放在门边的地板上，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两副乳胶手套，递给费拉斯一副。他们都戴上了手套。

那名警官发现了两位警探的到来，从人群中走过来。

“雷·卢卡斯，”他带着问候的语气说，“有一名受害人躺在这个柜台后面。他叫约翰·李，拼写是 L-I。案子发生在——我们认为——不到两个小时之前。看上去好像是一起抢劫案，那家伙不想留下目击证人。七十七街的很多人都认识李先生，他是个很好的老人。”

卢卡斯示意博斯和费拉斯走到柜台那儿。博斯走过来挤进柜台后面狭小的空间时，他拽紧了衣服以免碰到任何东西，像一个棒球捕手一样蹲伏下来以便更近地观察地板上的死者。费拉斯则像一名裁判一样半蹲在他后面。

死者是一名亚裔，看上去快七十岁了。他仰面躺着，眼睛茫然

地对着天花板。他的牙齿咬紧，嘴唇咧开，看上去像是在讥笑。嘴唇、脸颊和下巴上都有血迹。他死亡之前应该剧烈地咳嗽过。衬衫的前襟被血浸透了，博斯看到他的胸口至少有三个弹孔。他的右膝盖弯曲着，别扭地压在另一条腿的下面。很明显，他就倒在被枪击时自己站立的位置。

“我们没找到弹壳，”卢卡斯说，“枪手清理过了，他还很聪明地拿走了后面监视器里的碟片。”

博斯点了点头。巡警们老是想能有所帮助，但是他们提供的信息博斯并不想要，因为有可能会产生误导。

“如果是一支左轮手枪，”他说，“就不会有弹壳需要清理。”

“也许是，”卢卡斯说，“但一般情况下，这里没有那么多的左轮手枪。没人愿意在开车射击时枪里只有六发子弹。”

卢卡斯想让博斯明白，他了解这个地区的各个层面。博斯只是个过客。

“我会记住的。”博斯说。

博斯把注意力集中在尸体上，沉默地研究着现场。他非常确定眼前死去的人就是自己很多年以前在店里遇到的那位，甚至还在当年的那个地点——柜台后面的地板上。博斯还能看到他衬衫口袋里有一盒软包香烟。

他注意到死者的右手上有血污，这没什么奇怪的。人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习惯用手去碰触自己的伤口，试图保护或者缓解疼痛。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死者也是这样做的，很有可能是在中了第一枪之后去抓自己的胸口。

弹孔之间大概有四英寸的距离，三个点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博斯清楚近距离的三次连续射击通常会造成更加密集的伤口。看到这